



# 周作人人生笔记

周作人/原著 大东/编

時代文藝出版社

賡言



# 周作人人生笔记

周作人/原著 大东/编



### 图书在版编目 ( C I P ) 数据

周作人人生笔记/周作人 著. —长春: 时代文艺出版社, 2008.10  
ISBN 978 - 7 - 5387 - 2451 - 6

I. 周... II. 周... III. 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现代 IV. I 26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154429 号

### 周作人人生笔记

作    者	周作人
出  品  人	张四季
选题策划	郭力家
责任编辑	蔡大东
出    版	时代文艺出版社
地    址	长春市泰来街 1825 号 邮编: 130011
电    话	总编办: 0431 - 86012927 发行科: 0431 - 86012952
网    址	www. shidaichina. com
印    刷	三河市文通印刷包装有限公司
发    行	时代文艺出版社
开    本	660 × 960 毫米 1/16
字    数	250 千字
印    张	16.5
版    次	2009 年 1 月第 1 版
印    次	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定    价	22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## **出版说明**

1. 本笔记所收文章一律保持原貌，仅对明显排印失误予以更正。
2. 本笔记配有若干图片，包括作者肖像、著作封面和文物照片。

# 目录

## 青涩往事

- 003 苍 蝇
- 006 初 恋
- 009 东昌坊故事
- 013 娱 园
- 017 怀 旧
- 020 怀旧之二
- 023 入厕读书
- 027 不倒翁

## 日本见闻

- 031 日本管窥（节选）
- 034 日本的衣食住
- 044 谈混堂
- 048 缘 日

## 食前想后

- 055 北京的茶食
- 057 吃 茶
- 060 再论吃茶
- 065 喝 茶
- 068 关于苦茶
- 071 故乡的野菜
- 073 南北的点心
- 078 谈 酒
- 081 谈油炸鬼
- 086 窝窝头的历史
- 088 苋菜梗
- 091 羊肝饼
- 093 吃 蟹

## 人生感悟

- 097 蒜理斯的话
- 100 爱 竹
- 102 灯下读书论
- 107 骨董小记
- 112 济南道中之二
- 115 济南道中之三
- 118 买墨小记

- 121 女人的禁忌  
127 雨的感想  
131 人的文学  
140 祖先崇拜  
143 自己的园地  
146 自己所能做的  
151 《书房一角》原序  
154 辩 解

## 亲朋故友

- 159 志摩纪念  
163 与谢野先生纪念  
166 沉 默  
168 玄同纪念  
174 武者先生和我  
178 偶 感  
184 若予的病  
187 怀废名  
193 关于失恋  
197 关于鲁迅  
207 岛崎藤村先生  
211 半农纪念  
216 爱罗先珂君  
223 关于林琴南

## 死、鬼及其他

- 229 谈鬼论
- 236 鬼的生长
- 241 鬼念佛
- 244 我们的敌人
- 246 麻醉礼赞
- 249 上下身
- 251 死 法
- 254 死之默想
- 257 遗 嘴

青涩往事

与日已换提壶勸君酒盡  
金五花一里惜莫計橐中  
百歲幾時好大是愁多散  
雨花幕落花昨日朱顏今日  
起舞為君歌當年不樂奈老

市川先生詩之 周作人題



## 苍 蝇

苍蝇不是一件很可爱的东西，但我们在做小孩子的时候都有点喜欢他。我同兄弟常在夏天乘大人们午睡，在院子里弃着香瓜皮瓢的地方捉苍蝇——苍蝇共有三种，饭苍蝇太小，麻苍蝇有蛆太脏，只有金苍蝇可用。金苍蝇即青蝇，小儿谜中所谓“头戴红缨帽身穿紫罗袍”者是也。我们把它捉来，摘一片月季花的叶，用月季的刺钉在背上，便见绿叶在桌上蠕蠕而动，东安市场有卖纸制各色小虫者，标题云“苍蝇玩物”，即是同一的用意。我们又把他的背竖穿在细竹丝上，取灯心草一小段，放在脚的中间，他便上下颠倒的舞弄，名曰“嬉棍”；又或用白纸条缠在肚上纵使飞去，但见空中一片片的白纸乱飞，很是好看。倘若捉到一个年富力强的苍蝇，用快剪将头切下，它的身子便仍旧飞去。希腊路吉亚诺思 (Lukilanos) 的《苍蝇颂》中说：“苍蝇在被切去了头之后，也能生活好些时光。”大约二千年前的小孩已经是这样的玩耍的了。

我们现在受了科学的洗礼，知道苍蝇能够传染病菌，因此对于他们很有一种恶感。三年前卧病在医院时曾作有一首诗，后半云：

大小一切的苍蝇们，  
美和生命的破坏者，

中国人的好朋友的苍蝇们呵，  
我诅咒你的全灭，  
用了人力以外的，  
最黑最黑的魔术的力。

但是实际上最可恶的还是他的别一种坏癖气，便是喜欢在人家的颜面手脚上乱爬乱舔，古人虽美其名曰“吸美”，在被吸者却是极不愉快的事。希腊有一篇传说，说明这个缘起，颇有趣味。据说苍蝇本来是一个处女，名叫默亚 (Muia)，很是美丽，不过太喜欢说话。她也爱那月神的情人恩迭米盎 (Endymion)，当他睡着的时候，她总还是和他讲话或唱歌，弄得他不能安息，因此月神发怒，使她变成苍蝇。以后她还是纪念着恩迭米盎，不肯叫人家安睡，尤其是喜欢搅扰年青的人。

苍蝇的固执与大胆，引起好些人的赞叹。荷美洛思 (Homeros) 在史诗中常比勇士于苍蝇，他说，虽然你赶他去，他总不肯离开你，一定要叮你一口方才罢休。又有诗人云，那小苍蝇极勇敢地跳在人的肢体上，渴欲饮血，战士却躲避敌人的刀锋，真可羞了。我们侥幸不大遇见渴血的勇士，但勇敢地攻上来舐我们的头的却常常遇到。法勃耳 (Fabre) 的《昆虫记》里说有一种蝇，乘土蜂负虫入穴之时，下卵于虫内，后来蝇卵先出，把死虫和蜂卵一并吃下去。他说这种蝇的行为好像是一个红巾黑衣的暴客在林中袭击旅人，但是他的剽悍敏捷的确也可佩服，倘使希腊人知道，或者可以拿去形容阿迭修思 (Odysseus) 一流的狡狯英雄罢。

中国古来对于苍蝇似乎没有什么反感。《诗经》里说：“营营青蝇，止于樊。岂弟君子，无信谗言。”又云：“非鸡则鸣，苍蝇之声。”据陆农师说，青蝇善乱色，苍蝇善乱声，所以是这样说法。传说里的苍蝇，即使不是特殊良善，总之决不比别的昆虫更为卑恶。在日本的俳谐中则蝇成为普通的诗料，虽然略带湫秽的气色，但很能表现出温暖热闹的境界。小林一茶更为奇特，他同圣芳济一样，

以一切生物为弟兄朋友，苍蝇当然也是其一。检阅他的俳句选集，咏蝇的诗有二十首之多，今举两首以见一斑。一云：

笠上的苍蝇，比我更早地飞进去了。

这诗有题曰《归庵》。又一首云：

不要打哪，苍蝇搓他的手，搓他的脚呢。

我读这一句，常常想起自己的诗觉得惭愧，不过我的心情总不能达到那一步，所以也是无法。《埠雅》云：“蝇好交其前足，有绞绳之象，……亦好交其后足。”这个描写正可作前句的注解。又绍兴小儿谜语歌云：“像乌豇豆格鸟，像乌豇豆格粗，堂前当中央，坐得拉胡须。”也是指这个现象。（格犹云“的”，坐得即“坐着”之意。）

据路吉亚诺思说，古代有一个女诗人，慧而美，名叫默亚，又有一个名妓也以此为名，所以滑稽诗人有句云：“默亚咬他直达他的心房。”中国人虽然永久与苍蝇同桌吃饭，却没有人拿苍蝇作为名字，以我所知只有一二人被用为诨名而已。

（1924年7月作，选自《雨天的书》）

[附记] 偶读路吉亚诺思的《苍蝇颂》（Muiag Enkomion），觉得颇有趣味，但要翻译它，又太懒惰了，提不起精神来在十目所视十手所指之下作烦难的工作。过了几天之后，拿起起来写一篇，并不是模拟古人，虽然受着他一点影响，所以在文章上是一个“四不像”，不能说是什么体，只好算它是“赋得苍蝇”罢了。

苍蝇是我们乡间叫蝇类的通称，并不限于麻蝇一种。我有一回在译诗里用了方言“青蛙”二字当蛙字用，承一位批评家根据动物及文字学的学理加以纠正，说多了一个青字。恐怕有人说这回又多了一个苍字，所以预先说明一声。

## 初恋

那时我十四岁，她大约是十三岁罢。我跟着祖父的妾宋姨太太寄寓在杭州的花牌楼，隔壁住着一家姚姓，她便是那家的女儿。伊本姓杨，住在清波门头，大约因为行三，人家都称她作三姑娘。姚家老夫妇没有子女，便认她做干女儿，一个月里有二十多天住在他们家里，宋姨太太和远邻的羊肉店石家的媳妇虽然很说得来，与姚宅的老妇却感情很坏，彼此都不交口，但是三姑娘并不管这些事，仍旧推开门来游嬉。她大抵先到楼上去，同宋姨太太搭讪一回，随后走下楼来，站在我同仆人阮升公用的一张板桌旁边，抱着名叫“三花”的一只大猫，看我映写陆润庠的木刻的字帖。

我不曾和她谈过一句话，也不曾仔细的看过她的面貌与姿态。大约我在那时已经很是近视，但是还有一层缘故，虽然非意识的对于她很是感到亲近，一面却似乎为她的光辉所掩，开不起眼来去端详她了。在此刻回想起来，仿佛是一个尖面庞，乌眼睛，瘦小身材，而且有尖小的脚的少女，并没有什么殊胜的地方，但在我的性的生活里总是第一个人，使我于自己以外感到对于别人的爱着，引起我没有明了的性的概念的，对于异性的恋慕的第一个人了。

我在那时候当然是“丑小鸭”，自己也是知道的，但是终不以此而减灭我的热情。每逢她抱着猫来看我写字，我便不自觉的振作起来，用了平常所无的努力去映写，感着一种无所希求的迷蒙的喜乐。并不问她是否爱我，或者也还不知道自己是爱着她，总之对于她的存在感到亲近喜悦，并且愿为她有所尽力，这是当时实在的心情，也是她所给我的赐物了。在她是怎样不能知道，自己的情绪大约只是淡淡的一种恋慕，始终没有想到男女夫妇的问题。有一天晚上，宋姨太太忽然又发表对于姚姓的憎恨，末了说道：

“阿三那小东西，也不是东西，将来总要流落到拱辰桥去做婊子的。”

我不很明白做婊子这些是什么事情，但当时听了心里想道：

“她如果真是流落做了婊子，我必定去救她出来。”

大半年的光阴这样的消费过去了。到了七八月里因为母亲生病，我便离开杭州回家去了。一个月以后，阮升告假回去，顺便到我家，说起花牌楼的事情，说道：

“杨家的三姑娘患霍乱死了。”



油画“三姑娘”

我那时也很觉得不快，想象她的悲惨的死相，但同时却又似乎很是平静，仿佛心里有一块大石头已经放下了。①

(1922年9月作，选自《谈虎集》)

①周作人并没有忘记杨三姑娘，直至1946年至1947年间，还在南京老虎桥监狱里写诗怀念，诗云：“吾怀花牌楼，难忘诸妇女。……隔壁姚氏妪，土著操杭语……留得干女儿，盈盈十四五。家住清波门，随意自来去。天时入夏秋，恶疾猛如虎。婉娈杨三姑，一日归黄土……”（《知堂杂诗抄·丙戌丁亥杂诗·花牌楼》）

## 东昌坊故事

余家世居绍兴府城内东昌坊口，其地素不著名，惟据山阴吕善报著《六红诗话》，卷三录有张宗子《快园道古》九则，其一云：

苏州太守林五磊素不孝，封公至署半月即勒归，予金二十，命悍仆押其抵家，临行乞白酒亦不得，半途以气死。时越城东昌坊有贫子薛五者，至孝，其父于冬日每早必赴混堂沐浴，薛五必携热酒三合御寒，以二鸡蛋下酒。袁山人雪堂作诗云：三合陈醑敌早寒，一双鸡子白团团，可怜苏郡林知府，不及东昌薛五官。

又毛西河文集中题罗坤所藏吕潜山水册子，起首云：“壬子秋遇罗坤蒋侯祠下，屈指揖别东昌坊五年矣。”关于东昌坊的典故，在明末清初找到了两个，也很可以满意了。

东昌坊口是一条东西街，南北两面都是房屋，路南的屋后是河，西首架桥曰都亭桥，东则曰张马桥，大抵东昌坊的区域便在此二桥之间。张马桥之南曰张马奔，亦云绸缎弄，北则是丁字路，迤东有广思堂王宅，其地即土名广思堂，不知其属于东昌坊或覆盆桥也。都亭桥之南曰都亭桥下，稍前即是让檐街，桥北为十字路，东昌坊